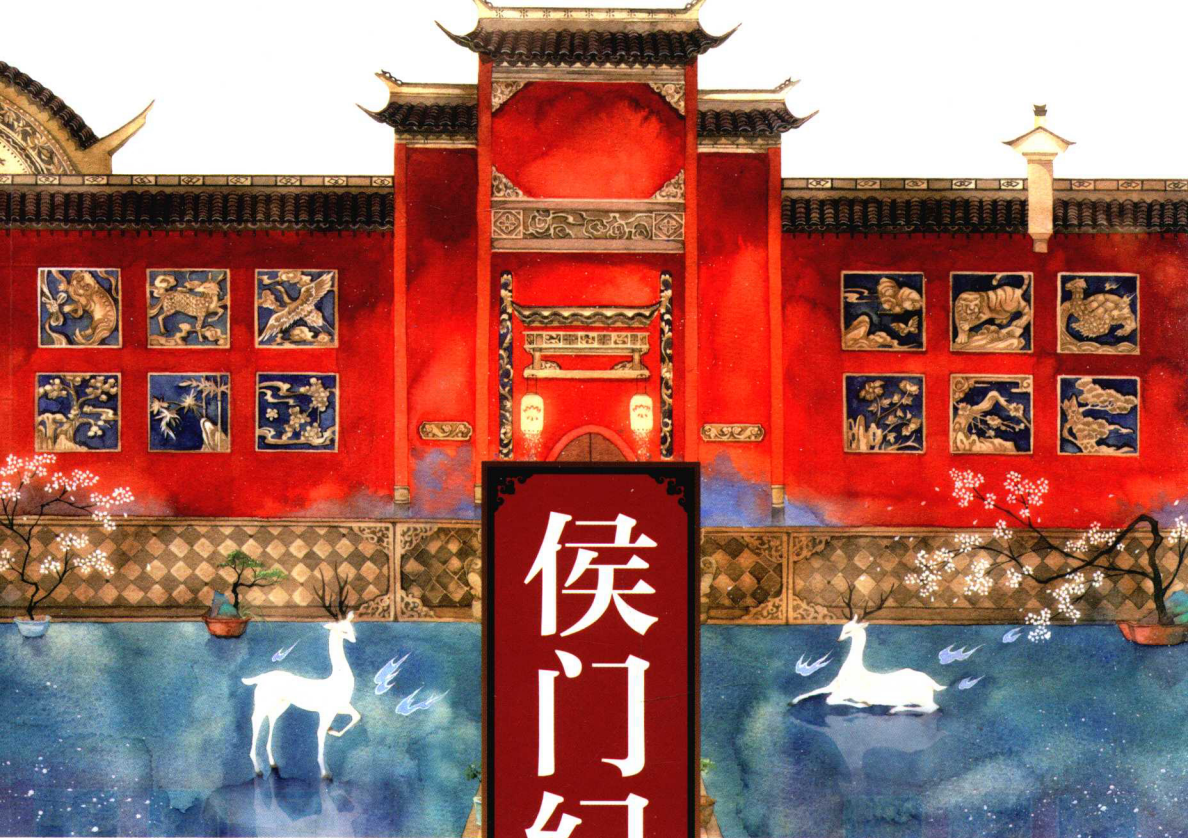




侯门纪事

淼仔

著

下册

她已会相思，已害相思，在他不在的日子，
经历过无数灯半昏时，夜半明时。
因为思念他，也经历过数不尽的身似浮云，
心如飞絮，气若游丝。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第五十六章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淼仔
著

侯门纪事

下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侯门纪事 / 淼仔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52-4103-4

I. ①侯… II. ①淼…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771号

书 名 侯门纪事

著 者 淼 仔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易 超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8

字 数 6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103-4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目录 上册

001	第一章 意外来临的亲事
005	第二章 搬起石头伤自己
010	第三章 京中远客
016	第四章 考校
024	第五章 慧眼宝珠有鄙夷
031	第六章 拜年
038	第七章 动情
048	第八章 京中定亲事
058	第九章 祖母有旧事
066	第十章 永不纳妾
071	第十一章 无端被掳受煎熬
079	第十二章 送回家去难解释
084	第十三章 太子亲临来安抚
091	第十四章 公主驾到
096	第十五章 房有忠仆
102	第十六章 宝珠有铺子
111	第十七章 惊闻姐姐去劝解
114	第十八章 成亲
125	第十九章 初见姑母
129	第二十章 吃饱才能洞房

目 录

135	第二十一章 悲催的洞房第二天
139	第二十二章 搞笑的阮家小二和小王爷
144	第二十三章 今年不拜年
152	第二十四章 姑母是娘娘
157	第二十五章 全家上门相亲事
164	第二十六章 我们是来吃年酒的
180	第二十七章 两个考篮
186	第二十八章 我有新衣裳
195	第二十九章 探花
203	第三十章 原来是姑母
212	第三十一章 亲戚到来
225	第三十二章 胡闹的舅爷奔武举
233	第三十三章 太子怒斥表弟
242	第三十四章 嚶嚶和嗡嗡

中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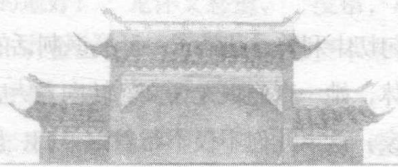
251	第三十五章 伤离别
266	第三十六章 送宝珠也去
275	第三十七章 故人相见非知己
290	第三十八章 陈留郡王
296	第三十九章 恼恨的凌姨娘
303	第四十章 英姿少年挑郡王

目 录

308	第四十一章 有爹报爹
318	第四十二章 夫妻太原重会面
328	第四十三章 拜祠堂惩恶人
337	第四十四章 国公府旧事
343	第四十五章 袁家旧居
353	第四十六章 难事出来见真情
370	第四十七章 有喜
385	第四十八章 兄弟反目为父亲
405	第四十九章 宝珠出手
415	第五十章 妯娌初相见
428	第五十一章 为舅父正家风
441	第五十二章 国公夫人和凌姨娘的各自懊恼
451	第五十三章 万大同
467	第五十四章 原来你我一家人
485	第五十五章 金蝉脱壳公子跳脚
	下 册
497	第五十六章 自己的事情自承担
514	第五十七章 挂念宝珠出京去
525	第五十八章 唯一的小弟，唯一的加寿
534	第五十九章 小王爷来借兵
542	第六十章 太子党们来相助

目 录

562	第六十一章	石头城大捷
580	第六十二章	将军归来
593	第六十三章	整顿国公府
602	第六十四章	家产九开
615	第六十五章	加寿的大红包
626	第六十六章	头一回似一家人
634	第六十七章	加寿抓周
642	第六十八章	为慰姑母送女儿
658	第六十九章	加寿定亲
667	第七十章	疼爱女儿把京进
679	第七十一章	皇后早绸缪
684	第七十二章	吉瑞与妖法
689	第七十三章	袁训拒亲
695	第七十四章	母女威武
702	第七十五章	订亲真相
711	第七十六章	袁柳争斗
719	第七十七章	柳丞相触霉头
727	第七十八章	产子
737	第七十九章	加寿做寿
745	第八十章	加寿成亲
755	番外	天作之合



第五十六章 自己的事情自承担

国公夫人听到信儿，匆匆来看儿子时，看到儿子状若癫狂，拍着桌子怒骂梁山王。国公夫人吓得泪水直流，让厅外的丫头小厮全退下，一个人过来安抚龙怀城：

“镇静些，你说的这些话很不好，小心让别人听到传出去，梁山王能不恼你！”

龙怀城一腔悲愤涌上来。

他多想把这件事办好，现在却办成一个黑锅扣自己脑袋上。龙怀城扯住母亲的袖子，泪水颤颤抖抖滑下面颊：“母亲。”

他泣不成声：“这是有人要逼我们去死啊。”

国公夫人见儿子居然说出绝望的话，更是心头作痛。她的儿子已经面如土色，国公夫人只能强自支撑。搂住龙怀城，国公夫人哭道：“你别急，先保你父亲要紧。就是穷了，就是没官当了，我们母子粗茶淡饭地也能度日。只要你父亲在、你在，就好。”

母子抱头正在痛哭，外面有人走进来，大公子龙怀文阴森森地讥讽道：“哟，八弟办事儿稳当，怎么却哭上了！”

龙怀城不见他还好，见到他气得跳起来，挥舞着拳头，面色狰狞：“你还有脸见我！我不找凌家的事情，已经算客气，你等着，等这件事过去，我把凌家一把火烧了！”

“哟，八公子你可真厉害啊。不过我看你还是省点儿力气，先把这一关过去再说吧。”凌姨娘又从外面走过来。

国公夫人见状愤怒了。

她上前护住龙怀城，双眸喷出怒火。几十年的怨恨汹涌而出，她昂首冷笑道：“几十年里我让着你们，倒让出你这等的家贼！贱人。”她怒斥凌姨娘，“你糊涂油蒙了心，连带你儿子也糊涂了！想想吧，这样折腾，先倒的是谁？国公一旦倒下，覆

巢之下，你还能蹦跶吗！”

她忽然厉害了，又句句切中利弊，让揣了一肚肠讽刺话的凌姨娘就此愣住。

而国公夫人还不想罢休，她一直痛恨龙怀文。转向龙大，国公夫人痛心疾首地斥道：“你是长子，你又在家，这事儿你不仅不帮着弟弟们，反而跟在里面践踏！姓洪的贱人和姓万的混账，没准儿就是你找来的！你心机深啊，是一定要把这个家折腾散。不过你仔细想想吧，这个家没了，你还能当将军吗？你的将军是别人看你父亲面上给你的！你不是想当国公吗？都折腾吧，折腾散了爵位没了，一了百了，你们谁也当不成！”

闻信前来的龙四、龙五、龙六和姨娘姑娘们，在外面全听在耳中。大家都心头震惊，知道听到的坏消息确实为真。

宫姨娘走上来，也哭了：“你们还闹什么！想法子才是真的。”

龙怀城听母亲骂了一通的话，他在这期间倒冷静下来。他把手中公文掷给宫姨娘，灰心丧气道：“已经来催了。三天内不启程，到地方就晚了，晚了就军法处置。”

把嗓门儿一提，龙怀城对着这一群人怒骂：“要被杀头的可不是我，是父亲！”

鲍姨娘闻言晕了过去。

大厅上乱成一通，救人的救人，哭喊的哭喊。龙六公子火爆地骂起梁山王，龙四龙五低声飞快商议着，而龙怀城冷笑着对龙怀文讽刺道：“大公子！我们龙家的长子！我认输，我不行，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现在我让贤。兄弟们都没辙的话，长子你得走前面吧，交给你了，反正就算要砍头你也在前面，谁让你长子呢！”

龙怀文还是镇定的，他面无表情地反问：“哦，那你们都听我的了？”

国公夫人在混乱中耳朵也尖，捕捉到这一句，怕龙怀城动起意气来，再和龙怀文争。正看着人救鲍姨娘的她，一个急转身，嗓音清厉地在厅中回荡：“大公子，你有主意就听你的！”

厅上顿时安静。

无数怀疑猜测的目光全投到龙怀文身上。龙怀文哈哈一笑：“别看我，姓洪的我认识，姓万的也不是我指使。我到这儿来，八弟当我是看笑话的。哈哈，不错，我就是看笑话的。我想八弟你真是蠢啊，放着财主你不找，却拿自己家里的地折腾。你卖这地的心思，家里人全知道。你！走了的老二，还有你，老六！你们三个才浑！借着办这事，把我们都搜刮得干干净净。让你们起坏心！现在没主意了吧……”

龙怀城冷笑着打断他的话：“主意我还有！而你说放着财主不找，想必我们想得一样！不过大哥你当着家里人亲口说，你敢说你的主意没有起坏心？”



“那也比你卖家里的地好！”龙怀文怒道，“没错，凌家是我让去的，而白家也是我早商议过的。八弟，有金山在那里你不用，那些本来就是从我们家出去的钱！卖自己家的地，亏你想得出来！”

龙怀城也恼了：“你是诸葛亮！你打姑母的主意，你自己去说！”龙怀文沉着脸不接腔。厅上的人再听不懂的，现在也都听明白了。

宫姨娘道：“对呀！我们现在没钱，袁家咱们的姑奶奶可是有钱的主儿。当初她出嫁的时候，带走了半个国公府。”

龙六公子不再怒骂，也是眼睛一亮。

龙四公子停止和兄弟龙五的商议，走上来也有了笑容：“大哥八弟，你们不用争了。大哥这计策，是想保住家里的地。”

龙怀文重重一哼。

“而八弟呢，也是一片好心在当差。”龙四公子转向龙怀城，“八弟，说真的，你卖家里的地，我和五弟都不情愿。可你和六弟坚决这样办，我们也不好说。现在这事情到这种地步，与其贱卖田地，不如袁家去想想法？这也是我和五弟才商议出来的。”

厅上的姨娘们有几个开始点头，认为龙四公子的话有道理。

龙怀城笑了，他玩味地打量几个哥哥，慢慢道：“好，这主意我也赞成。还是我刚才说的，我最小，我认栽，在大哥手里我摔这跟头我认，这事先放着，等父亲回来请他老人家裁决。筹粮这事儿，从现在开始我撒开手，全是哥哥们，不管你们接下来有什么大主意，你们走前头！”

他扶着国公夫人坐下，自己也寻了把椅子坐好，双眼望向厅顶，一脸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龙四公子笑道：“八弟说得也有道理。”他转向龙怀文，“大哥，八弟这样说了，这主意又是你提出的，我也说好。大哥，小弟我不能推开，我和你往袁家去一趟吧？这是求人的事情，请弟妹上门只怕不好。”

龙怀文冲着他冷笑：“四弟你傻了吗？”

龙四公子一愣：“大哥何出此言？莫非你想一个人去办这事？行行，那我让你就是。”龙四公子心想你一个人上门，弟妹不把你再骂几顿才好。

龙怀文冷笑道：“我说你傻，不是说你要去不对。”

“那大哥的意思是？”龙四公子问道。

龙怀文阴阳怪气地说：“你看我加上一个你，好吧，再加上五弟，不行再加上六弟，实在不行，把老二老三老七全都叫回来，我们七个一起去，你觉得弟妹能让我们

进门吗？”说着斜斜对双眼上翻的龙怀城瞅过去。

龙四公子恍然大悟：“是！”果然有道理。

龙四公子转身笑道：“八弟。”

“别叫我，我累了，从我回来，我吃不好睡不下地办这事，如今栽在自己哥哥绝妙好计之下，昨天的几倍田价，变成今天的十分之一不到。我说哥哥们，让弟弟我独自伤心吧，别搅和我了。”龙怀城依然双眼朝天。

这诉苦的话让国公夫人心头一酸，她也是觉得儿子辛苦，而当兄弟的还要欺负他，国公夫人流下泪来。

龙四公子却笑得更甜，朝着龙怀城走近了两步：“八弟啊，现在不是负气的时候。你想想，弟妹是个重规矩的人，她不是为这事还上门来骂过我们吗？而且弟妹只和母亲走动是不是？”龙四公子对着国公夫人轻施一揖，“母亲在上，如今这事儿，只有八弟才能去。而且我兄弟们虽然在家，却还有母亲在呢，理应该母亲拿主意才是。”

“四哥，你倒精乖，把这烂摊子踢到我母亲这里。我说平时怎么没见你这么敬重我母亲呢？”龙怀城讥讽道。

龙四公子微微一笑，“八弟，难道我平时见母亲，不是称呼为母亲吗？”龙怀城跳起来：“废话！你见母亲不叫母亲，难道叫姨娘？”

龙怀城怒火还有一层：“我忙活半天，风头让你出了。是你和大哥联手的吧？不然他怎么肯自己不要这光彩，就四哥你一个人在这里话多！”

“老八。”国公夫人一直在担心国公，见儿子生气甩手不干，她心中着急，所幸老大和老四又有主意，为着救国公，她唤一声儿子，劝道，“老四说得有道理，外甥媳妇是眼里有我的人，天天给我送东西。”说到这里，国公夫人很欣慰，“她做个小菜，都肯想到我呢。”她对儿子含笑，“你去最好，你去找她吧。这全是为了你父亲，不然我和你一起去？”

龙怀城听到这一番话，脾气没了九分。余下一分气，在龙怀文身上。龙怀城抬手一指他，对国公夫人道：“不是我上来不答应，弟妹给母亲送东西，母亲也疼爱她，有点儿好的也给她，我全知道！我就是不愿意让人当枪使。我这个大哥，他简直就是一个浑蛋！”

龙怀文动动右手臂，还是痛，他挑眉冷笑以对。

“表弟妹得罪过你，我姐姐也得罪过你，你坏呢，你使这损招儿，把本来赚钱的事情变成亏钱，是你早就想好这毒计。”龙怀城斥道。

龙怀文得意道：“那你卖地啊，就按现在市价去卖吧。”



“不行！”厅上姨娘姑娘们齐齐出声，这可是大家的啊。宫姨娘此时也服个软儿，对国公夫人赔笑道：“夫人，现在不是说你好我坏的时候，家里的东西我们都有份儿。不是我们想姑奶奶的钱，而是姑奶奶她现在用不到，不如支借了来，以后再还也是一样。”

国公夫人点头道：“是这个道理。”遂把目光放到儿子身上。龙怀城道：“我还没骂完呢，等我骂完了我就去。”

宫姨娘赶紧对龙怀文道：“大公子，你的计策很好，但你可别再回八公子的话了，让他骂完，他就去了。”

龙怀文翻了个白眼，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宫姨娘装没看到，心中得意，该说你的时候，就得说说你，不然你这“大”公子的尾巴总翘在天上也不好。

龙怀城继续大骂龙怀文：“不要脸，使这坏招儿吧，你自己还有不能去的理由。出了这坏招儿，还得别人去。把袁家的钱弄了来，责任是表弟妹担着，受益的有我，这不错。但也有你，看你坏的，你这招儿太坏了！你恨她，你自己怎么还不去？”

“怀城，”国公夫人劝阻儿子，“骂几句就算了，办正事要紧。”

“母亲等我说完。”龙怀城道，“母亲不去，您是长辈，家里虽然让哥哥们折腾成这样，可还没到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您这嫡夫人就去了，也让弟妹看不上不是。”

他得意地把“嫡夫人”三个字咬得重重的，姨娘们有人想不屑，但碍于现在不敢惹龙八，都忍着。

国公夫人感慨万千。

龙怀城转向龙四龙五，也大骂道：“我呸！你们哪一个不去都不行！这钱是为大家借的，凭什么我一个人舍着脸去求人。”

宫姨娘想着，反正她的儿子龙二公子不在这里，求人的事情与她沾边，便又插话道：“这话有理，公子们是男人，理当一起前去。”

龙怀城对龙怀文坏笑道：“我说大哥，你是有妙计的人，到时候弟妹不答应，全指着你的妙计说服她。她要是不原谅你，你负责下跪！”

龙怀文怒容涌现，宫姨娘抓住机会，横了他一眼：“别说话。”把凌姨娘气了一个倒仰。

龙怀城看也不看他，只对龙四龙五说：“四哥五哥，你们是亲爹亲娘的兄弟，四哥今天又大出风头，等下弟妹不答应，四哥千万记得再出风头，五哥你记得让他出来，到袁家可别装怂。”龙四龙五啼笑皆非：“八弟，那你呢？”

“我这嫡子不是吗？”龙怀城趾高气扬，关键时候，你们知道嫡公子的好了吧？他道，“我负责带你们进去，弟妹千不看万不看，看着嫡亲的舅母也得给我面子。哥哥们还嫌不够，我负责先说，这总行了吧？”

再扫一眼姑娘们，龙怀城满面慈悲：“姐妹们就先不去了吧，我们兄弟要是不行，就得姐妹们全上去。”

家里人这会儿全让龙怀城讲了一个遍，大家只得都先忍着。

姑娘们委屈至极，纷纷向母亲撒娇：“母亲……”谁知龙怀城坏笑道：“还不改口吗？”

他现在也不敢和一家子人的旧习惯使强使狠，只是坏笑道：“我等着，总有一天我不怕你们不改称呼。”

不等姨娘姑娘们怒目，龙怀城整衣裳，拖长嗓音叫小厮：“名刀，拿爷出门的衣裳，备爷的马，先候着。我坐这儿等着，我的哥哥们几时想通，不是只动嘴皮子玩的，跟我一起走，我们就动身。”他再斜眼看向兄长们，“一个不能少啊，少一个我可不去。”

宫姨娘火了，低声道：“看把他能耐的。”可人家是嫡子，有什么办法，这会儿用得上他。

龙六公子为了也有他一份儿钱，他说自己也去。

犹豫的还是龙怀文。

凌姨娘正在恼火：“我们和她不和，让大公子去，只怕她就不借了！”龙怀城不理她。不但不理，反而还要阻拦国公夫人：“母亲，先贤规矩，有嫡有长。如今我们家里不敬‘嫡’字，没有嫡这一说，那就论长吧。您可别再好心了，再顾大局也没有人说你好。”又凉凉地道，“有一天把这‘长’字也不敬了，那才更好呢。”

凌姨娘怒道：“你敢！大公子是先生的，谁还争得过去不成？”

龙怀城充耳不闻，把个小曲子哼上两句，悠哉至极。

宫姨娘接上话，刻薄地道：“先生出来的，先帮忙解决这事吧。难道这先生出的，倒要人用头顶着才行？”

沙姨娘是她的族妹，也勾嘴角淡笑道：“看姐姐说的，这话不对呢。在人家眼里，这先生出来的，是先惹事儿才行。”

这样一说，姜姨娘也有了话，对凌姨娘母子鄙夷道：“全是你这先生出来的惹的事，你们还不依。”

宫姨娘冷笑道：“凭什么不依？”

沙姨娘含笑说：“没有道理不是。”



姑娘们的话也被惹出来了，鲍姨娘的小女儿白了龙素娟一眼：“我们不去，要姐妹们去的话，让二姑娘一个人去就行了。”

龙素娟恼道：“胡扯！”

她一张嘴，却惹得好几个姑娘附和道：“是这样的理儿，二姑娘你得罪了人，自然你赔礼去。”

听着厅上七嘴八舌，龙怀城心情大好，他悠然自得，手指敲着桌子，自言自语：“我认栽，我歇着，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钱，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何必累着。”

说一句，就给母亲一个眼神，让她不要说话。国公夫人虽叹气，却也听儿子的话一个字都不再说了。

龙四公子听着凌姨娘母子和姨娘姑娘们越吵越凶，忽然也怒了，把桌子一拍，挺身而起，对龙怀文冷下脸：“我说大哥，你要是不去，让你家姨娘姑娘去，也使得。”

凌姨娘气恼得就要和龙四公子拼命：“你家姨娘怎么不去？”

龙四不是宫姨娘的儿子，宫姨娘却冷言冷语帮了个腔：“她没有得罪人，所以她不去。”撇一撇嘴角，“所以我们也不去。”

龙六的暴脾气上来了，也腾地站起：“大哥！以前得罪小弟，你最多！现在得罪弟妹，又是你！出主意破坏卖田事的，还是你。干那些事时你跑得快，现在你装什么脓包！”

谢氏心想，我也得有一句才行。这里痛打的全是自己房里的落水狗，可这些落水狗，也是很会欺负自己的人。

谢氏侃侃：“说起来，我是这房里的人，我应该去。不过公子们说得没有错，只怕我去，不中用。大公子，姨娘，二姑娘，你们去，我陪着。”

“好！”宫姨娘故意地拍手叫道，“还是大奶奶痛快。不过大奶奶啊，你没得罪人啊，你去不行。”她说过，沙姨娘咯咯笑了起来。

姑娘们全笑了。

阴沉沉的龙怀文终于沉沉出声：“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宫姨娘还嫌他吃瘪不够，再添油加醋：“大公子，别说我们不事先说给你听，你去了以后，有打有骂的，你可忍着啊。说到底啊，你是先生出来的那个。”

龙怀文一跺脚，头一个出厅。

他也硬骨头，不肯坐轿坐车，用单手上马，龙怀城兄弟们跟上，往袁家来见宝珠。

宝珠家里正有客人。

她刚睡起来，斜斜绾着发髻，戴一支白玉簪子通体如雪，倚着锦榻听人说话，她的面容上，很随意地含着笑。

来的客人是对面邻居秦氏。

正说着，院门被拍响了。见顺伯打开门，一行气宇不凡的男人走进来。他们个个不是着锦衣就是穿皮裘。衣上不是佩玉，就是缀金。生得不是脸儿白白，就是鼻子高挺。为首的一个人宝蓝色锦衣，戴着金冠，英姿风流，又满面笑容。

宝珠看到窗外的这一幕感到奇怪。

咦？这不是舅父家的表兄们吗？头一个是八表兄，最后一个……却是龙大公子！宝珠恼怒涌上心头，你怎么来了，为什么你要来我家？宝珠又没请你。

对坐的邻居也发呆，像是认得国公府中的公子们，又像不敢相信这些尊贵的公子是宝珠的客人。

院子里龙怀城笑道：“顺伯，麻烦通报一声，我们有要事，特地来见弟妹。”

“您不是都进来了，还通报什么！”顺伯这样回复龙怀城，再寻找红花：“红花姑娘，请进去侍候着，再顺便告诉奶奶，公子们到了。”

龙怀城打个哈哈：“那有劳，我们就候在这里了。”

红花原本在厨房里，赶紧小跑着出来了。红花是安老太太手下出来的人，见到公子们满心的不情愿，但还是迎上去行了个礼，言语也相当得体：“雪大风大，本不应该让公子们外面候着。但院子小，没有回避的地方，只能失礼了。且等红花去服侍奶奶换过衣裳，再请公子们进去。”

龙怀城兄弟都见到宝珠坐在房中，但男女有别，又不是特别亲近的亲戚，不好直闯进去，就都对红花含笑：“好，你只管去吧。”

红花这就进来，见宝珠是睡起来换的新衣裳，见客没什么。红花就稳稳重重地对宝珠行礼：“回奶奶，舅老爷家的公子们到了，现在在外面候着见您呢。奶奶这身衣裳，还要添换吗？”

宝珠没好气地翻翻眼珠子：“起来才换过，不换了吧，怪麻烦的。你请公子们进来吧。”红花答应，去请表公子们进来，随便把邻居送走。

不过就走这片刻，再回来见到宝珠面容绷紧。红花心中气愤，猜到这些公子们来了准没好事，不然也不会气到她家奶奶。叉着腰就要往屋里去忠心护主，卫氏在一旁向她打手势，把红花招到一旁，悄悄对她说了几句话。

红花一开始以为卫氏说错或自己听错了，又向卫氏使眼色，要她再说一遍。

向奶奶借钱？怎么可能！



大家关系并不好不是吗？

借钱这种事，最平常不过。

应对借钱，不过是两个答案，一是答应，二是不借。

答应自然对方欢喜；不借也只有两种回应。一是说服，二是接受。

接受自然就此无话，没什么可说的。而说服呢，也就是两种方式——一是文说服，二是武说服。

按这样去想，那接下来就更简单了。文说服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来个舌灿莲花，武说服则有个别名，就叫明抢。

以上，就是此时龙氏兄弟心中转动的心思。

话是龙怀城先开的口，这一点嫡公子当仁不让，挺胸而出。龙怀城说完，就是此时，他们在等宝珠回话，或者从宝珠的表情上看出什么，能窥视到宝珠的想法，再想办法说服她。

表兄们的眼光，是不礼貌的——此时也与礼貌无关，此时只存在打量，礼貌早就顾不上——他们都盯着宝珠的面容。

弟妹是漂亮的吗？

是。

弟妹是秀丽别致的吗？

是。

弟妹是……

咄！谁有心想管她美貌不美貌！

她肯不肯答应？如果不答应，又为的是是什么，是怀恨？还是小肚鸡肠？是不念父亲和姑母手足情意，还是本身就道貌岸然，只会说几句规矩上的大道理，动动嘴皮子博得别人喝彩声，这个才最重要。

在这种心情下，他们的光线是慎重，是凝视，是揣摩，是认真。虽紧盯宝珠面容，宝珠和他们都没有觉得是超越男女之防的不礼貌。

从龙怀城开始，每个人都想第一时间看透宝珠的回应，以准备好驳倒她的回答。

弟妹能说什么呢？

——我是媳妇，婆婆和丈夫都不在，我不当家，我不能借钱。

龙四公子会回这话的，龙四公子念书念得斯文满面，一看就是肚子里书多的人。他会拿圣人书上的大道理来说服弟妹。

如同弟妹带着个会念书的丫头，就是那旁边站的叫红花的，伶牙俐齿地把公子们一通教训的那天一样，龙四公子也会把宝珠给教训一顿。

拿圣贤书堵上她说规矩论道理的樱桃小嘴。

——大家关系不好，我不想借。这是预料到宝珠会说出来的第二个理由。

龙八公子会回话的，龙怀城打算低声下气，把父母亲搬出来：“千不看万不看，不要表兄不打紧，舅父和舅母对你以礼相待。特别是舅母，自己熬个粥都送你一碗，让人千层裹万层包的，保证送到还是热的，方便送到你就喝，这样的厚遇，从哪里能说出不好？”

表姐妹对母亲以“礼”相待，“礼”恰好是龙怀城准备打动她的一着。为上人太有礼貌了，所以别人可以欺负你，这种事情从古到今，屡见不鲜。

自然，宝珠还可能有第三个、第四个她不肯答应的理由。而龙家兄弟呢，也还有龙五公子、龙大公子能出来对付。

把钱借到手，是龙氏兄弟们敲门前互相提醒的。贵公子们不是挑脚汉子，用不着吆五喝六地再叫叫嚷嚷着约定一回。他们只要彼此一个眼色，就给别人都上上弦，紧巴紧巴地都做好准备。

他们借的银子，可不是上千两数万两，不用点儿心还行？

但宝珠的回答出乎他们意料。

宝珠都没让他们等太久，就端庄认真地回话。她浅浅一笑，云淡风轻地说：“舅父和母亲是亲兄妹，夫君和表兄们是兄弟。自家人，说不上外道话，直来直去的才叫实在。”

“是。”龙氏兄弟们都点头，这个开场白，先就让他们感到新鲜。

见弟妹笑得还是那么自然，像是这么一大笔钱不管她说借也好，还是不借也好，都没对她造成太多的震撼。

就是她的语气，也没有吃惊、害怕这些情绪。

她还是她，还像在房里扎花儿一般轻轻松松笑容满面：“我是母亲慈和，让我到这里来，在这里使用银钱，我过了明路。所以我同表兄们也谈不上我不当家，而且这又是舅父的事情，一个家我当不了，半个家我还能当。”

龙氏兄弟都有了喜色，半个家的家当，就能让他们满足了。

宝珠再说下去：“以前呢，咱们也不好才是。”她没去看龙怀文，反倒是龙氏兄弟齐齐看了龙怀文一眼。

龙怀文冷笑，心想：你们呢？别光看我，你们以前和小弟就是和气的吗？

龙怀文知道自己最近走背运，只好忍气吞声下去。

而宝珠也并没有借着这个机会算旧账的意思，她要骂的，那天闯到府中已经骂得

